

朱子大全 十五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17)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

淺草文庫

書 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 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
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
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
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
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言按
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堯事三經義
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堯之罪正坐此堯

典所記皆為後事起本及復詳考即自見矣典
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
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
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
山荅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
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
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

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
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
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喻也帝舜申之之說
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
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
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
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
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
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日不屈
於法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

舜也謝揚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
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
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
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
不相害益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
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
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
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
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
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

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
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
幸甚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
禦弁以請教不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
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為比則
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
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
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
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
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

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
也所示王文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
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
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
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不可知謂神生謬妄又謂神非聖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大與聖則不
可不分伊川曰大而有神人與理一也未化者已即尺度尺彛即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在熟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誠自非知力能強也又曰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天德聖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也而物正者亦不
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
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
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
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
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
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蓬高
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
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疇非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志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

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

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
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
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
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
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
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隱今惡邪
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
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

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
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
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
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
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
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尚
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
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
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蟠無
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

不妄也今欲以講和爲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
夫子正名爲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爲兩途雖使
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况先自處於背盟
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
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
動爲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圍寇至而
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
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
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可同年而語矣
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喜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
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
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
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
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
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學思當
作恒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
 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
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著與此兩不相聞
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一事看破則此患
亡矣之說可謂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
切中其病矣
 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
 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
 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
 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
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彼既自謂
似亦太高矣居舍人書別紙錄呈

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

為哉謂之謂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又況

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

餒虛度歲月而張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

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

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以漸明

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

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

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

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

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言

至此亦可謂躡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

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

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

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

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

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

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

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

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

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

亦乞明賜誨喻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

約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

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

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

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

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

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託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

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徃徃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為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士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

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

而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

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

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

器中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

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其智識才辨
田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
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
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
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
性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
拜呈可見矣論事實則尚權謀九陽貨子西事乃
其梗槩矣此論聖人可見
其底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
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
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
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
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

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

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
說數段為蘇

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
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

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

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

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

龜山所論危鷲詩乃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
其所假以為世耳

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

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二類不齒相

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

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
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
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
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
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
豪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
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
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

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
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
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
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
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
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肯受學於周茂叔
故據以爲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
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
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
爲與又似太輕不矣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諒

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弁以求教

答汪尚書

十一月既望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郟子養弘也惟是蘇學邪正

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
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與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
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
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
而反之止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
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
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
誣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
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

邪是東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
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
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
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
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
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
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
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
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

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

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於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詞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已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

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穴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遺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必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之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又與道兩得一以貫之不則亦將兩失之矣守無二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

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疑希絕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一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發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以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常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與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一義者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評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其得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尚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字以為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身謀於此

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却示難辦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三表以所不及反覆而四問發良多此足以見照品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遜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謏掖之勸茲爲媿懼可無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可拈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
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
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
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
為如何太極圖西銘之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
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
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

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
遽欲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
誣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
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
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
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
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
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
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

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
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
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
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
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
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
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
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
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
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

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
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
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
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
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羨之辭甚
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
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
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
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

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怒其
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
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
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
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
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
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攷和之制則雖稽於古
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

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
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
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
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
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
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
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
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
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于孫而五則
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

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
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
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
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
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
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
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
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
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
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此為京官而溫公是安可
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

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
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
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
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
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
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
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
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
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

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况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

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燾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又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

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
燹竊以爲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
及庶母之屬皆各爲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
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
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
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爲得失也更乞台諭
幸甚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
變服事橫渠理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
不同如燹前日所定則與士庶吉服相亂恐不
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爲是亦乞批誨

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
獲別錄一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
意以爲如何如其有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
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必傳也便還乞
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問錄
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
憶欲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
益於學者而亦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

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文說
親見譙公有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
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
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
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
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
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
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界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

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
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
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
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
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
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
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
也狂妄輒介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
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入回却望
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
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
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
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
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
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
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
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
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

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
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
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
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
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
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
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
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
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

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識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

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立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

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

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
矣不能致察使枯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
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
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
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九乘
及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喻
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而欲聞幸甚幸甚
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
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
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
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
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
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
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
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
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
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
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
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
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
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
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
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

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
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路心耳若無此物則
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
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
揣摸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
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
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穰夷狄討亂臣
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之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肯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悞其詞之大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不

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

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

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

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

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蓄畬之類耳兩先天

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

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

字亦無心字欽夫云著心

愚謂

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與按禮有從祖從父

之名則亦嘗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

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

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覆無非義理

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

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

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欽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卷阿孟子最
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
親者答宋牼六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仁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
所趨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
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
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
之平於此亦可見矣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為

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
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
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
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
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
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
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
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
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

子孟當
作程

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
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
已蒙收錄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
從初無適真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
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
心輒復條陳以巧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
爲文句之闕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
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

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
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
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
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
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
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
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適誤作尊今便彊說語句
刊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叱止
是也類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

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
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
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剗闕之句使
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
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
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
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
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
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
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

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
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
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
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
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
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
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
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
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
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亦之

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入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饌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審此則於此宜

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以沂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泐為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泐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屢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沂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疆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

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
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又益
察之法云益
與公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
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
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
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
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
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
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
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
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且必欲存
之以見泝字之有一則請正文只作泝字而注
其下云某人云不則云本公不則但云或
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
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
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魯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而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

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論父叔之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

未曰何故它處不改蓋有對

是偶之類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禮司之文而被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強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

同己以起後世之感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庶幾讀者既見當時

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它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

無闕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燾則淺暗遲鈍一生六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有所稽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一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

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
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
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
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
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
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
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
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

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
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
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
盡乎委焉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
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
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
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其它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
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
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

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文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文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文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

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

謂此耳遺書卷八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
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
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
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
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
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
理無出於此但有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
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
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

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父之意竟何如耳知言
首章即是說破此意其後提撥仁字最為緊切
正恐學者作二六三章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
曉人而剖析太過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
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
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
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
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著然為其說者猶知
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

大本也若聖門而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
則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
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
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
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
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愆幸爲審其是否而復
以求教於彪文幸甚幸甚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書 江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 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正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
多士風靡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
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
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以遠利耳然熹竊謂有
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
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
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
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
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

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
民以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
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剗中諸郡有
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
此不均皆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
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如尊兄
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
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
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
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

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謀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名昭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

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

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變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

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度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論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廢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

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謾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絡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

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閩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公許又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入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

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以爲見得天理恣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

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
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
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
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
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
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
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
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
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
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

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
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
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
者如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
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
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

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
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
弊病百端此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
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
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
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
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
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
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

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
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
言如惻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
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
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
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
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
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
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体又一句岐爲二說似未甚妥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共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大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下

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母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今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
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
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
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
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
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
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
之体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
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
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
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
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
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
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
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
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

盡已怒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
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是
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
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
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
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所
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所
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

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
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如此一向刻核過
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
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
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
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
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
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
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
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度
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
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又自知其
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
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
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
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
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
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

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
人人皆肯如此慙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
之慮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
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
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
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
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

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
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
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
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
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
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
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
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
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
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
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
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
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
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
出入之云耳乞詳之

心譬之亦是因夫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
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
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
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

唐本及
在善

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實力更推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
作也觀其予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
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介夫既
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
甚焉近午已覺然觀其答張闕中及云書雖未
出學未嘗不德第意無受之者及渠見錄中論
橫渠清虛一人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
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入以知
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

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
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六禹之慮民也深其
周子程子之謂乎嘉句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
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
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
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
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

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不可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淺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明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

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去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非於知言疑義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慎非獨不怨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

蔡多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砒砒此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

而進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
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熹又嘗
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
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
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
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
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平援尚
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
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二便
援字疑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
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
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為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
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
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
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
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

中庸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
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
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
詳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
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
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所以行不求所以
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
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

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
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
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
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踈通簡易之說又恐
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
得如此近苟以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
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
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

如何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
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
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
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
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
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
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
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猶我有之
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
哉孔子之意蓋以勉人而學也伊川先生似亦
是如此說以識而無厭然何有於我哉勉人學
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
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
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
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下以為勉如云不
如立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而意實已深自
抑矣呂氏之說向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章草鑿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喻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幕說過了一位也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揚之說却恐不平穩也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

也此類法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子游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

可見矣

亦當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

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
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
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
盡如此亦勝如信彰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
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疑詞以見之大率
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
區別自是不奈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
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

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
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
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
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
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
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
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
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

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遠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爲大言以恐文宗如

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爲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乃如尊兄所諭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 十二月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
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
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
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
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
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
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
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
此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
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
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
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
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
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
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
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
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寫之而日力未

正或
疑貞

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
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
嚴君平所謂與人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
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
待扣而決者使少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
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
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
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
覺卦之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
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

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
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
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
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作恭朝
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
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又不相見覺得病痛
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
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
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
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

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
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
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
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
補耳日辨一調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
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
聲也者始條理也王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
之變無窮王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
今樂之有始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終以玉
振之終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
於身而得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二
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
兼總條貫金聲而王振之意知譬則巧也聖譬
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
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
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
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
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
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

如此今所故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其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正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會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体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体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

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
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
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
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一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

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

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謂與正者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

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

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

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
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
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
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
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者
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
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
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解
從其大休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下文始
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
立乎其六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
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據今所解全不會提
句內立字尤為要切撥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
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
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
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

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
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
徐吉卿說會問焦某先生為之之要焦云先
立乎其六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
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
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

詳云反身而至於誠
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
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
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

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
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
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

程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

所存主處便神

是言九所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有主處便有鼓發風

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

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綴來動加及易傳革

卦所見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

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

為不得其次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

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

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

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

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

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

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

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
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
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
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
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
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
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
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

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
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
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
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
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
人也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
高明以為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
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
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

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
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
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
是信不及但虛心而微玩之又當釋然耳若稍
作意主張求索便爲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
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
不甚費力也亦嘗爲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
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
也心氣未和每加鑄治竟不能梭中間嘗覺求
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

省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
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
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
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
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
有包藏遂爲出數百言以曉之六欲俟伯諫歸
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
而恠妄之說亦復蠢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
者皆爲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
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

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
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
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
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
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
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
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謬辟
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尚疑之
細者只為人所憚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
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

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
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
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學

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有五字雖
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義無一
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
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
而效夫知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
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

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習也
之者指其所知而習之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
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事當知之理
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當知之事
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
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
而不時則雖曰習之而其功矣夫間斷一暴十
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功矣聖言雖約而
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兒為解者
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
意思方為完備今詳解於學而兩字全然
闊略而但言絀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
不知學其將何以知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
乎且必曰絀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又似
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蘭之有絲
既絀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
使學者宵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握苗說者
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
油然內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說雖不

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則謙者行
事合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
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曰當年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
說正謂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
但事後未有此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切其愛
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
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章仁字正指
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
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
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
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
淺也恐誤

朱子大全卷十一 三十三

作
措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

以體當在已之實寧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

復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措今無所

發端而遠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

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羨

字

毋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毋友不如已者

如已者以見友必勝已之意今乃以如已勝已方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

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

忽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

說而波之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

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遠自是心之理所當矣且下文兩句所解亦未的當凡事

朱子大...

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入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於慎終追遠矣此語於經無以消磨也當於理未安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志而繼述之又能三牛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為欲觀入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之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二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恐意每謂當從前說文勢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

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意矣然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

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愷實而游氏所謂在兩當改而志哀而未改者則酌事理尤得其當此解所云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於講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

則近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日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此經所言亦為人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致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于當祭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而適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數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

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慮矣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不相屬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可解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嫌若有兩難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槩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

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專言誠信則

文不足忠字尤可才曉然致敬而忠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

廣係舉悉數猶恐不盡况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之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

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

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深而氣象補迫無聖

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以聖人之言不足盡古人之變其所謂百世

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復亂

以已意以故後來諸家胡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

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一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

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

不識其祭無其鬼之徒為諂也諂白惡德豈論其言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

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

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

反重而言字反輕為論耳蓋美者聲容之

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

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

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

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

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此語似倒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

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語一司指意不明

其重復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下

句為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高改下句云所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

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

莫也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

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

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

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

其私意以為可否則反為有適有莫既有一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

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

者亦曰為其所當為而已非謂務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

隱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

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

知難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

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

以貫之也則言

順而理得也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

不必為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

以言行為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

晝

如抑精矣抑字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以言臧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

唐本如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

皆以施為勿施於人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
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可以施焉
張之意勞為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
知施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
細考證說令存乎公理此句亦未善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

與其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
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
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進其文乎文理錯雜
矣又何必更說脩勉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
前後矛盾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
移此於矯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

也恃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真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

而罔則當為

中人以下

不驩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不子言

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為不脩之教誨已不
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
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
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
上焉不驩語之已著實之極致但就其
地告之以切已之實事乃是教之道正
合如此非若不脩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乘
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

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可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躡等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所撰集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

中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

意迫之病譬如曲折則一節意思發明乃能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

當然非特衛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有衛君之

身始此理固然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眾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

不當而不言其所以不當先言仁者而後以

仁之方結之有是兩事辨也能近取譬也

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

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此其所以辭氣極於遜讓而又不居於所及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

聲氣容色不離

於形以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

二物以此况彼豈齊而反疏矣且衆人聲氣

見於此者豈獨聖人為然哉

默識非言意之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

之中也又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

驚恠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

際無非真實

此乃聖人之謙詞未嘗說到如此深遠處也

且此乃聖人之謙詞未嘗說到如此深遠處也

無以相遠矣

無以相遠矣

無以相遠矣

無以相遠矣

無以相遠矣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

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

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才各有

自然之則焉曰非於藝者特欲其道事應物

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

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也故取於游藝而

之云亦原於不昏甲近之意故取於游藝而

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

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

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

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慮乎爾乃為二三

子以爲有隱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

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

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

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告而不

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

一意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而味

也短也

憤悻

憤則見於辭氣悻則見於顏色

此兩字與先

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

之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

無意於行之我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謂

信本一意之意作草

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
行也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
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
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
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
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
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
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

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

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
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
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
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
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

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
矣今為此說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
言之過心之病也温公謂揚子作玄本以明
易非敢別作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四

為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
鄙意於此深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

比亦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

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

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

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

意可遠

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

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謂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

容貌而能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忠詞

氣而能必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則實涵養有

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則實涵養有

暴慢矣正顏色而不動容貌則實涵養有

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用功

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不惟謝氏之

味尤覺深長明道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意

說以動則其出為下功處而此鮮宗之夫經但

與不妄也蓋夫君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其未

有非禮者矣今日色取仁而行遠則正色固

者矣今日色取仁而行遠則正色固有不實

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知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其所當為而巳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

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

文皆知指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必曰如說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

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性則未嘗物也

性則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情

不情謂不情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

顏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情情字乃急情之

董之義字自作隨或有通作慎者不作情也

且其為說只取釋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校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

權者乃隨俗習非倫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

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爾物

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

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當為第幾章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

食體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詳上

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入將不食而厭棄之非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

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至故行有不捨焉也

此論

甚高然反復玩之則誇張侈大之辭勝而慤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

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以
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
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
道先生筆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顏曾
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
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
不能以入之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
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
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
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
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其見道
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
所之意莫不謂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
言之也學者欲求曾皙之得氣象而舍此
以求之則亦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
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有如此者今乃
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誤我且夫子之問
欲知四子之所志也今於曾皙之言獨謂其持
所志而言也今於曾皙之言獨謂其持以見

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於夫子之
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二撰成
數句無當之大言以夸其無所不樂之高也
如此則與禪家拈指東畫西者何異
異哉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謂然見與
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為推說曾皙之意
者然盡黜其言而直伸已見則愚恐其自信
也且所謂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
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之可妄助不可過
不及不可倚者釋之則未可知其以理而言
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其
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而言則曾皙之心
艱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其
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為敘秩命討
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無為而治者則求諸曾
哲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之以聖人
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學存養之地則是方
以為學者之事也若曰姑以為學者之事而
已而又以為行為有所不揜焉則又是又并
所謂

存養者而奪之也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
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
發明的當若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系著之
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于御風
之事為比則其難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
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
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
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
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似此者
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已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三無所見夫

克矣此一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已為後

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朱子大全此一四十九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

也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

別有文正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

哉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也此

莫之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此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

証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

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常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已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

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已者恐亦非當

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
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揚氏

求之與抑與之與經經然小人裁抑亦可以為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叡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文經

未有此意每喪自是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准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

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

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反下文亦字則意義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聖人無此

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此亦子貢

初年事既口當其可則予貢是時應已默契
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
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末端的且初非
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

也入也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參

夫予之意向後別以已意推言則可此謂言

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必欲其

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須如

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

生也亦何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處下忍就彼以害此日非為恐虧其所以生

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

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

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

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

之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私

之也誠使真誠會生取義亦出於計較而後為

揆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妄帖况自言之豈不
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辜而載取

名事正
類此爾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

之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
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遠汝

蓋尊聖人之心大過故九百費力主張不知
氣象却似輕淺迫狹

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
行恕則忠固在其中

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
者惡未至此而深

試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誰毀誰譽
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

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
平實無毀譽非但

無其意而已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

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
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

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
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

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

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

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
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

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

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後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

言語以時不可妄發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

未訖到此地位也理不發也此語甚恠蓋為養之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見自是不到有

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當

刪去於解經之意亦未有所闕也

闕忘當作闕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此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

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謂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

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至拆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于貢

之對亦未見
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

有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

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

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揚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自未合者言之

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因欲其有

意但謂極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若

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

未行次全一

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

力耳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

教者但學者地以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

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未雖殊而道無不存之

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

之也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元

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

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博後倦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

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

謂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

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獻

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

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

丈元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

亡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

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

則其為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學之然後得耶

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
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
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
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
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所鮮不明似謂天下之人其生

皆榮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
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
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
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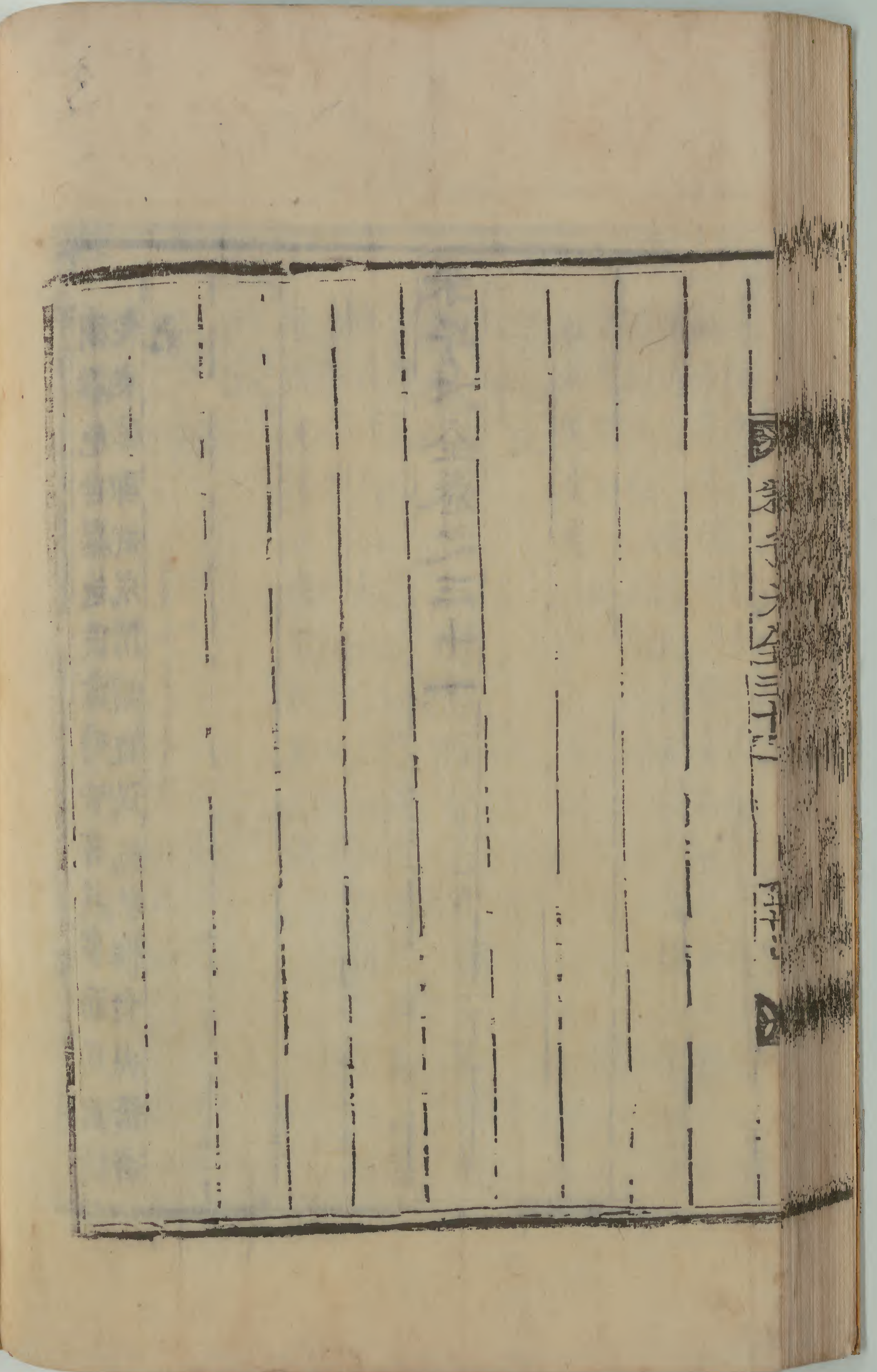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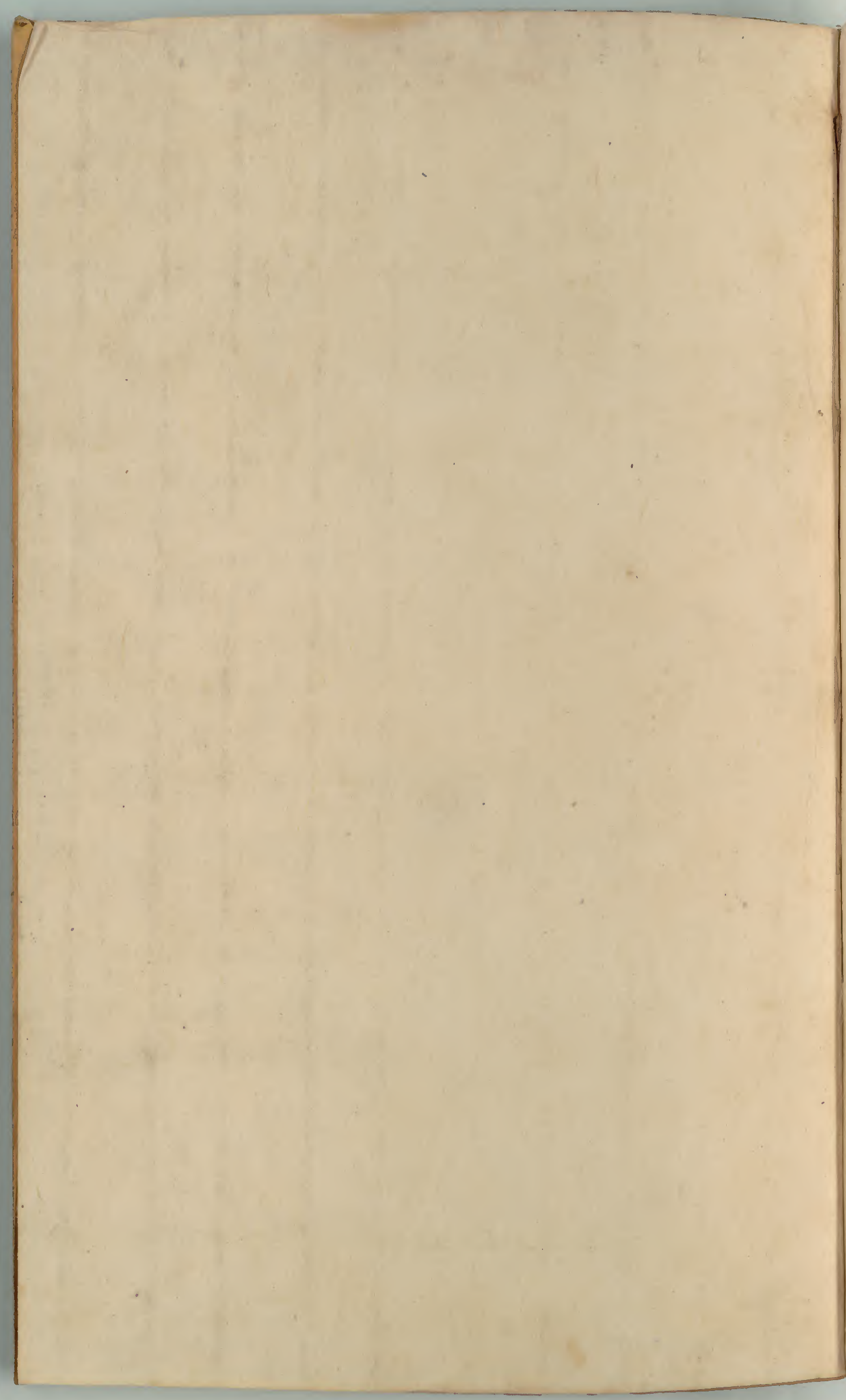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
本文所出而鮮之有不

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
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為一章蓋與

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民
食喪祭即武成所謂重民五穀惟食喪祭者
也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卷之六 第三十一
四

